

卷一百二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二十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農種穀牧于坳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為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為厲禁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二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駢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駢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駢之

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
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尊。豐廐始牧。夏厩也。廐馬冬
獻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
之以尊。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
廐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
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燠之以廐。夏之
炎也。則涼之以厩。其養也殆無異於人。則其馬
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
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
焉。政以正之。教以導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
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
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
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
躍之馬而遊縱之使壯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
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
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
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真
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馬編之以早棧亦豈可少
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欲之性
而亦不使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真如此則牝

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時壯者氣力全而咸得其
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皓曰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
群狗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蹏齧也班布馬政養馬
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
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
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
而分之之謂歟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養為主
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為主養之欲得
其蓄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
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

戎僕也

及七騶咸駕載旌

折羽曰旌

旒

龜旒

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

即夏也

北面

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

趣馬主為諸官駕說音者也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

騶也又有總主之人拜六騶為七既班馬政乃命
戎僕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
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
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

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
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
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
而又命掌教之職呼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
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

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開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畜戰馬者。所宜用心觀玩。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士。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
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政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
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
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
政其後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
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荚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
同驛四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
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什伯即什之間成群乘牝牝
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

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
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十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
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脩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毋歛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工於邊地。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焉。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氏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旣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毋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丙郡不足則籍民焉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

臣按林駟之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于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開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謀四曰駒駉五曰馱駉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一置八坊岐龜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八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
幽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

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閑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畜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

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為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

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為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監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讎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將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吏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撥

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七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

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戶部。查究求樂以來。牧馬草場。為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為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真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為一代經久之制。以為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群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為天廐坊。又改為騏驥院。以天駒監隸焉。真宗置佑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

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戒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為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

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為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伐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惟之飼以枯藁雜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

中國不聞市之為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牲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疏引猗頓畜牲之事尤為切於事情由

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為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馬大蕃息矣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大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涓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駉牝三千。不言壯而言牝，則牝為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

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群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于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臣按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

馬政者特以為操習豫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
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
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噫。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
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懷先事之憂。當
閑暇之時而豫為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
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故迹。其間必有一不
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
夫聞然聚。忽然散。雲奔馳。鈿後掠前。此馬之良也。
疆弩巨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縫。大呼薄戰。
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
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
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惟用步。所
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按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而
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為武
備。內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
矣。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
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

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闢健。初之言蓋有得於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夷狄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臣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為重，扼要害為主。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虜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騎二，騎以為奇，而驅馳必精，健之是步以為正，而什伍皆健，闢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倍備。

英宗治平中，歐陽脩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

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開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踰百年于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脩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寺監之養必循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制畜養之規。脩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脩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為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為有見。蓋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資。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繫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況求其皆良乎。
以上牧馬之政中



所
圖
書

